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萃新門

時政急務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處急處暇之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祖宗猶以處無之心而處暇危而圖安亂而圖治今日毋以處暇之心而處急嗟夫優游暇豫之時固不可與艱難倥傯之日並論而拯危救急之心宜不可與安恬整暇之規共談也故當朝廷清明事事整理疆場綏靖物物又安于斯之時亦暇矣堅忍圖功未容以舒緩少之然處治安之日猶皇皇以瘡老歲月為念享平寧之世猶汲汲以坐縻時日為憂凡有關於士

民習俗者靡不經意凡有繫於黜陟誅賞者靡不留神所謂  
延億萬年之休者不容以頃刻置所謂固子孫永保之業者  
不容以須臾寧此其用心深恐暇日之不常有也是之謂以  
處急之心而處暇是為孝宗皇帝之處淳熙者蓋如此乃若  
時事孔艱件件有勞於區處變故沓至節節有費於支撐于  
斯之時亦急矣並起圖功未容以張皇議之故履危疑之機  
一日當為一日之事蹈艱難之運一時當計一時之功凡士  
民習俗之未正者毋墮因循凡黜陟誅賞之未當者毋尚苟  
且所謂回災變為休祥者毋膠故事所謂定患難為安泰者  
毋論故常此其用心深恐急證之未易療也是之謂無以處  
暇之心而處急是為聖天子之處今日當如此

機不可失之說○天下未嘗無極而不反之勢人主不可失極而將反之機嗟夫世道之否泰剝復相為倚伏久矣有以迎其機則否可以泰剝可以復無以迎其機則否終於否剝終於剝此一機也英君誼辟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失者也誰料方今事勢至此極耶將聽其極乎抑迎其機而反之乎靜念往失感懼時艱寶紹則失於徇端平則失於輕嘉熙則失於雜至淳祐則又幾失於玩外而邊陲侵擾之極內而根本虛耗之極紀綱極於弛習俗極於媮昔猶厝火今則火將燃矣昔猶震於其鄰今則震於其躬矣起而視之此何如時勢耶夫運回春主上思與內外小大之臣一舉而新之傾否而泰出剝而復此其機乎然自臨御以來非不厲宣帝之精

未有更稱民安之實非不發憲宗之憤未有乾清坤夷之時  
積括成痼今凡幾年新之機雖屢至而新之功則蔑如也  
切實圖功之說○意向客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為已  
往之歲月憾意向主於實則猶足以辨事國家當為方來之  
歲月惜愚嘗遁處山林靜觀時變深竊歎夫前人之所以課  
事功者此歲月也今日之所以課事功者亦此歲月也何前  
乎此時則周岸先登矣今此之時而商川未濟焉前乎此時  
則秦羅已潰矣今此之時而漢腫方病焉坐守窮株稔成壞  
證已往者固墮甌變換治局勉圖新功方來者當銘盤且夫  
成湯七年而旱變消其或七年而猶成湯之旱者使其應變  
非虛文則何不成湯之七年乎高宗三年而鬼方克其或三

年而猶高宗之鬼方者使其應敵非虛聲則何不高宗之三年乎玩縱度時指天威為長物寬閑送日付事變於浮漚吾故曰廢已往之歲月而不足以集事此意向客於虛者致之也然而禹八年而水患熄豈其過八年則禹不能以平水乎使其禦災有實德則雖後禹之八年何害也越十年而吳國沼豈其踰十年則越不能以沼吳乎使其禦戎有實政則雖後越之十年亦可也着緊用工寶寸陰如尺璧趨前進步防過隙之白駒吾故曰惜方來之歲月則猶足以辦事此意向主於實者能之也

處暇整暇之說○有以暇處暇之規模有以整處暇之規模今疆場少息雖未如邊城晏閑之時而亦無烽燧甘泉之警

今農扈告登雖未如粒米狼戾之時而亦無旱乾水溢之變  
則以暇處暇今時若易然也然禮樂征伐雖未若小雅盡廢  
之時亦未若魚麗盛多之日政刑法度雖未若蕩無綱紀之  
世亦未若大道為公之時則以整處暇在今日可不加之意  
乎因少暇之時而欲為整暇之圖必以禮樂刑政四者而講  
明之可也初非曰閒暇則粉飾禮樂艱棘則修明刑政歧禮  
樂刑政而二之也

**稽古偉議**周漢治具修廢○切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  
之圖者周之二君也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圖者漢之  
二君也成王當踐祚之後四方無虞董正治官以為立治之  
規模制六典以興太平頒政刑以垂象魏宗伯之所掌司徒

之所教無非禮樂之事司馬之所職司寇之所聽無非政刑  
之事宣王當中興之後盡復小雅以為立治之根本開明堂  
以修朝會修政事以攘夷狄燕喜來歸之詩錫命入覲之寵  
無非禮樂之盛命官分土之事田獵征伐之功無非政刑之  
舉愚所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之圖者此也文帝承休  
息之餘禮樂可興矣然制度廢壞不植則僵少年慷慨流涕  
有請胡謙遜而未遑政刑可脩矣然貪吏受賂灞上兒戲奸  
民造弊侯國擅利胡因循而未誅宣帝當厲精之始禮樂可  
制矣然鳴鍾清渭傳呼夾道其如樂何祲威盛容金繒倍賜  
其如禮何政刑可修矣然流民雖貸或戶口之偽增屯田雖  
行或糴斛之張數庶吏雖詔或便文以自容其如政何囚係



雖恤或巧心而析律兵革雖息或赤子而弄兵寬大雖務或苛刻以爲言其如刑何愚所謂當閑暇之時而緩爲整暇之圖者此也

漢唐處暇苟安○夫彭城高會倉皇喪師諉曰此時之難未可爲也汜水即位帝業甫成茲爲何時以靜定憂勤者處此念當道之蛇旣斬山東之鹿已逐四百年之社稷自我開創之也則守之以定行之以堅惟此時爲然夫何溺冠罵儒騎項枕宦君心旣已玩愒田宅自汙日飲醇酒相業又復卑陋中華以來殆又甚焉厲精思治殆非不勤而車馬田獵玩物喪志甚者橫道之死人不問而反憂皇於赤白交馳之時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難者未見其爲易晉陽起兵連和突厥

諉曰此時之難未易圖也四方甫定干戈甫息此為何日以  
靜定憂勤者計此思創業之既難念守成之不易三百年之  
天下自我維持之也則主之以一行之以專惟此時為爾夫  
何好大喜功甘心十漸君道寢不克終踈慢嫵媚日閱訟牒  
臣道亦無庸取數傳而後夫復何望削平淮蔡志非不銳而  
臺沼自娛縱慾敗度甚者異縛用而裴崔踈剥下媚上之事  
無所不為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易者祇見其為難此以巽  
懦之規模為苟安之事業則天下之事雖易而亦難漢唐以  
來是也

**法祖嘉猷**

孝宗圖整於暇○孝廟能以歲月難侍者為惜故

天變遘患不常見於前日今日惟以歲月可玩者為幸故天

變邊患乃常警於今日我孝廟之惜歲月者為何如敬天一  
圖朝夕觀覽防懈怠也秋雨一詩厲志規恢示憂勤也久雨  
缺晴三日默禱一息無間斷也將名軍籍逐月進呈無日不  
申徹也乘此歲月辦此事功天變不旋踵而弭故二十年之  
際且無可弭之天變邊患不移晷而平故二十年之際且無  
可平之邊患今日柰何其不然邪以艱難變故之時勢謂可  
苟免而幸之一念常錮於上下之胷臆以寬閒暇豫之日力  
玩於尋常而惜之一字不挂於君臣之齒頰其弭天變也徒  
曰今日玉食卻甘矣幸而事已變休則羅八珍列九鼎姑以  
釋焦勞之思明日音樂撤侑矣幸而時移景換則舞霓裳奏  
庭花姑以洗鬱結之耳又明日便殿退省矣而日改歲迂則

御芙蓉宴沉香姑以解憂悵之心以幸心而弭天變天變其  
可弭之乎其禦邊患也徒聞今歲調某戍矣幸而草青斂戍  
則撤虎牢撤樊城而經理之說姑詫於目前明歲移某治矣  
幸而清野少卻則破睢陽破垂瓠而進取之策已寘之度外  
又明歲修某備矣幸而撤花得免則棄礪礪棄滑臺而取復  
之念不留於胷中以幸心而禦邊患邊患其能禦之乎

高宗乘機圖治○愚嘗有感於堅守規模愛惜日力之語請  
誦炎興時事證之乾度初中原莽為盜藪江淮困於軍需王  
綱弛於崇觀朋黨之私士風媮於京黼賄賂之習觀時撫勢  
其不強人意者何限炎興天子所恃挽回大勢者惟以乘勢  
作規模愛日圖規恢為念有相如綱亦曰當惜分陰凡事如

立課程有臣如燾亦曰日月逝矣願以定規模爲急有將如  
岳飛亦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印請閒有帥如蕭振亦曰守  
蜀二年願留積緡以備軍旅迎此之機用此之勢則十三戰  
之雋功兩淮屯田之嘉計六察總臺綱之正群枉消黨錮之  
風氣象大非昔比矣嗚呼高宗當大勢久逸之後不五六年  
猶能起沉痾而蘇醒之今日席東南之全勢顧乃虛擲幾年  
之歲月反不如渡江航海時邪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失今不  
圖何嗟及矣

**時文警段** 剝必復復必泰○自古未有極而不反之理剝必  
復而剝亦未易復否必泰而否亦未易泰撫時察變今將反  
之機乎機將反矣而無以迎之此嘉熙所以非端平比而端

平所以愈不寶紹若也淳祔改元又閱幾禩識者方以有成之機望之何為氣象日非駸駸嘉熙下邪邊陲擾而根本虛紀綱弛而習俗媮不能不重識者之慨嘆然而其責亦有在矣大臣玩於專開誠布公者誰歟百職玩於苟悉心體國者誰歟監司守令玩於貪布宣德意者無之邊閫將帥玩於怯措置戰守者又無之一失於專再失於苟三失於貪四失於怯噫天下事堪幾失而幾誤哉

靠實以去四弊○今日之病何如哉夫兵者國之精神也而今則隸於三衙散於諸軍老弱未汰虛額尚多棘門已廢風未洗也吾之兵虛餼有修繕無節錫予無常鹿皮白金之

術亦窮也吾之財虛矣食者國之命脉也而今則中都乏倉  
廩之陳淮甸無耕屯之收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唱籌量沙之  
計難行也吾之食虛矣將者國之爪牙也而今則九重有拊  
髀之思將帥無殺身之勇望塵束手執戈醉心口尚乳臭之  
子皆走也吾之將虛矣一身之間四病交攻莫非虛證是皆  
意向駕虛之過也然則去此四病當如何亦曰在於實而已  
夫萬形皆有弊惟實不容泯用之則治捨之則亂由之則安  
背之則危亘古窮今只此一實理耳必自強不息法乾之行  
斯謂之實或作或輟非實也必立不易方體恒之久斯謂之  
實有勤有怠非實也運其剛健不沮撓於紛擾震撼之衝  
其精神不熒惑於回護隱蔽之際而後為實事勢僅定不

轉而為膠擾治具粗修不可轉而為靈玩然後為寧

及時以修邊政○孝廟惜歲月以辦事功故能無不可支持之邊患今敢不亟愛日力以立備禦之功街亭違節山桑敗績一日而乏將才非所以重邊閫也則揭選將帖刊諭帥石何可不如我孝廟棘門兒戲薇戍子虛一日而缺兵籍非所以壯邊勢也則賞鐵簾射御曰石閱何可不如我孝廟鹿皮太輕洩馬弗繼財用一日而不豐邊備空歟則撥行官米以助軍食支內庫錢以激士卒不孝廟不可也甲冑網絲鎖仗扼蠟器械一日而不精邊防踈歟則呈三司車馬以觀武藝節一已接用以佐軍需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邊患自今一日之惜一日淳熙也一歲之惜一歲淳熙也如立課



程如理豕計改紀氣象斬然精明靠實工夫不可踈鹵則目前未平之邊患易亂為治俄頃間耳不然陸宣公有言貪因循而不能矯失則終有大患覆軌危而不思出險則必無久安消惡運遏亂原者宜於此慨然矣

續語駢珠

付時事於嬉笑 亟為揀焚拯溺之良圖 不沮不挫  
玩禍機於尋常 力求支傾補罅之至計 勿畏勿懦  
潛觀密察以致其慮 以履冰蹈虎之歲月 決水揀焚  
堅忍力行以責其成 用奠枋鼎燕之規模 纓冠解圍  
臨深淵而幾墜 不懲創於既往 變生而憂變已而休  
寢精薪而將燃 不畏沮於方求 敏來而懼敵去而侮

施爲注措之必審 不以浮言而動搖 以剛大存心

主張把握之必堅 不以禮意而遷轉 以堅定圖治

政令數易而事功汗漫 精神者常新

規模靡定而人心危疑 靜止者常一

甲兵之事日至廟堂不知幾警而幾玩矣

變異之書屢陳剡奏不知幾懼而幾玩矣

結纓整冠之能勿以施之焦頭爛額之時

繩趨尺步之規勿以用之救死扶傷之日

**當今獻策**力爲靠實之政○是必堅吾心之一實而銷天下

之百妄主吾心之一實而去天下之百虛倚駕虛之危闕歎

靠實之警枕以此爲練兵之規模則柳營榆塞勇氣百倍必

有如三千騎蹠血虜庭者而吾之兵貴矣以此為理財之規模則貨泉幣水滂滂常流必有如幹運江淮以濟中興者而吾之財實矣以此為足食之規模則飛芻輓粟士飽馬肥豈無如轉漕關中給食不絕者而吾之食奚患其無實備以此為任將之規模則虎帳沉幾折衝千里豈無如統兵八千破淝水者而吾之將矣患其無實才一規模靠實而曰兵曰財曰食曰將四者之虛一轉而為今日之實矣不然君臣上下規模悞縮意向銷腐真實功業略不究心閒暇歲月終成虛擲而徒曰今日欲責實明日欲務實不過談河畫餅耳何益於事哉吾恐天下之勢日蹙一日天下之弊歲滋於一歲借曰今日處難安知後日不愈難於今日也起今之疾在此

一劑救今之敗在此一着靠實規模此今日第一策也

事急圖之以急○革政事之弊固急而回天人之勢尤急政事者國之支節支節解緩固不容一日不責其平天人者國之命脉命脉危殆豈容頃刻而不冀其續厥今天變亦云屢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旣急乎然求之弭變之道不謂曰避殿減膳也不過曰引咎責躬也吁此故事耳使故事可以回天心則自茲以前災變亦嘗見故事亦嘗舉柰何至于今而未回也厥今邊患亦云極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旣急乎然求之制變之道不過迎其來而清野俟其至而閉門吁此下策爾使下策可以弭邊患則自茲以前韃虜屢嘗攻下策屢嘗用柰何至于今而未息也天人之勢若此國家命脉僅一髮爾

是必絕絲竹音刻金翠記以剛制其欲卻便嬖寵奪內侍權以剛去其私則天變可回是必揭選將帖刻諭帥石以剛立其志賞鐵簾射核屯田實以剛行其權則邊患可定天人之勢既回則國之命脉固矣然後有關於政事者以次行之支節其有不平復乎

急圖責實之治○倚往事之危欄歌後圖之警枕謀國者當念過客之光陰毋自子虛其時月高祖不吃五年之緊則帝業望洋老於關中之高祖太宗不趙四年之急則治效鴉炙終於晉陽之太宗生平雄武心覽鏡朱顏在正當着鞭功名之日基到窘處迫別有轉身路何可忍為弛擔經綸之時博不得虛豈無雉采轍雖前覆猶有後車苟不能忍東隅之痛

而速桑榆之圖則吾恐往者不可諫來者亦難追矣草茅孤忠敢此斐緯繼自今日以往華清游宴湖山歌舞知其能牿我旦氣也則絕之魚軒請謁鼠社依憑知其能穢我天真也則罷斥之夫如是方謂應天之實否則具文引咎啼鳥好音故事省躬說梅止渴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繼自今日以往虎帳蕭疎油幢凋落知其不足以護我風寒也則易置之士卒驕脆餽運枯朽知其不足以備我秋高也則揀汰之夫如是方謂應變之實否則赤手貪功捕風捉影虛聲恐敵畫餅充飢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

**生意收結**

合君相以務實○雖然人主有責實之心大臣當

任責實之職蓋人君不能獨運非宰相何以仰成若濟巨川

必得舟楫若支大厦必籍棟梁矧當擾攘變故之秋尤賴康濟圖終之輔是責任不可不嚴也側聞今日臣往往徇私而忘公徇身而忘國為孫弘之阿諛則有之而玄齡持美效君則未能也為王衍清淡則有之而丙吉同心輔政則未聞也此何如時尚可以徇駕虛之意向乎愚願今日大臣自今以往力圖實政堅此實規必如伯禹之誓師振旅奚患兵未強必如周公之六典理財奚患財未裕如蕭何之轉餉不絕奚患食未足如裴度之請身督戰奚患將未勇不然上而人主有責實之心下而大臣無責實之意吾恐東南半壁之天下機翻局換奄奄生意終無蘇醒之時也詩云彼日斯邁而月斯征敢誦此以為今日大臣勉

人主大臣之責○抑又言之圖天下之治在人主輔天下之治在大臣昔魏相在宣帝時謂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於是四方或有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共成中興今之大臣能以丙魏爲心則天變不足憂矣昔裴度在憲宗時謂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於是用李愬雪夜入蔡遂擒元濟今之大臣能以裴度爲心則邊患不足憂矣行大臣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若此故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惟坐廟堂者圖之宗社幸甚愚不勝慙慙

**經傳格言**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公孫丑上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



務係紹王者察時而立政唐沈既

**歷代事實**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臣角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視賢

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孟盡孔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

倘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

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無抹敝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

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謹勅太史公

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

矣高祖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

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諸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林陸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林太史公曰參焉燻

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

下俱稱其美矣史蕭傳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

略脫輓掉三舌之舌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庄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甫刑靡敵秦法酷烈至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林雄晁錯說

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重農欲民重農在於貴粟以是觀之

粟者政之本務

食貨志

晁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

務二事

本傳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又云臣謹稽之大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討無以易此又云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

賈誼傳

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

俗黎民醇厚

景帝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

武帝贊

武帝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食貨志

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

武帝

策賢良曰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

寡遂黎民未濟今子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

同考之於今而難行

董仲舒

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此儒者

通於世務

循吏

孝昭委任霍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

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

而罷推酤

宣帝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柰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元帝

王吉上宣帝曰陛下惟

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毋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  
長策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本  
魏相好觀漢之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奏請施行之本今漢承周秦  
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倫表實去偽當世治之所務也且  
策崔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宜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云聖人執權遭時定制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  
匡時失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伯政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瘳之緒于  
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轉司馬德操白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

獨諸人亮傳

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

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則高太宗曰今

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證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至是

天下大治帝曰此證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本傳唐家承隋苛虐

以仁厚為先世德太宗即位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

下事高祖太宗曰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得失何者為當

魏證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禮唯所施行

中說詳元宗召姚崇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時承權戚干政

之後綱紀大壞崇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

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計李白召見金鑾殿論

當世事對德宗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

得失

通鑑

陸贄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

歸趣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所急也

奏

憲宗時李翱條復太

平大略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後高祖太宗

舊制

云

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太平所以

興

本

憲宗嘗問所以治亂杜黃裳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

任賢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是由紀律設張赫然中興

本

盛夏對延英帝曰朕欲與卿謀天下事乃真樂也

上

**聖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問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鬪

不息晉曰方曠太重君弱臣強而已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

獻太宗淳化四年上曰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來遠

同

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曰陛下春秋鼎盛若師皇王之道

則十年必致太平

通鑑

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言行錄

呂端相為持重識大體真

宗嘗召對便殿訪國大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通鑑仁宗慶曆三年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

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且

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其當世急務

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

使疏于前仲淹弼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

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

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續治平四年神宗即

位問王陶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通下情勸農桑蘇熙



寧元年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上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王安石入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曰卿試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以講學爲事二年安石見上論天下事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廢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問司馬光所當先者光曰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又呂公著上十事太后曰更張何者爲先公著奏曰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尤宜先革者也獻高宗紹興五年上

曰虜已退遁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臣孝宗隆興元年陳

康伯等奏曰比因北帥書來有意祈和陛下思恢復一聞虜

言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答天戒臣等謂自今以往尤

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選勵兵將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

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迺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

在力行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臣乾道六年張

栻奏曰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

力穡以底于成上曰變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

定規乎臣淳熙十二年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今之要

務不迥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臣今上季冬

雷發駭於衆聽少陽驟洩允謂非時今避正殿減常膳以見

勅已自約恐懼修省之意若政有失而行有過其令中外小大之臣暨彼黎庶悉意以陳民苦科糴特除其令但令依時價招糴平量此後常切遵守永毋科抑務存恩信國家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為過厚可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之人及追奪停罷之人與酌情牽復一次

**先正建論**太平興國六年田錫上太宗曰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論宜恩賞平河東之兵朝廷大體者四一論宜惜經費之用二論宜令臺諫百官各振其職三論重創省寺用列職官四論釐革織枒之法免傷皇風

錄 經濟

景德二年陳充上真宗曰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租

賦咸遵詔條悉叶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勝  
理乎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病不患難療臣以爲方今天下但  
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禮寶元元年宋  
祁上仁宗曰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  
神於幾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  
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能計小利  
害省小經費群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循一歲  
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 嘉祐六年司馬光上仁宗  
曰臣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  
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而徒足以  
煩浼聖德夫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

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  
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  
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  
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  
謹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  
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  
切務也通鑑嘉祐八年司馬光上英宗曰今日初臨大政四海  
之人拭目以觀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作  
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

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

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台亂之原安危之機

盡在於是蘇熙寧二年蘇軾上神宗曰臣亦知天下之事有

大於買燈者矣臣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

紀而已元祐二年朱光庭上哲宗曰臣切以當今圖治莫

先於擇守外郡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賜縣人得其人則百

里受其賜朝廷更新法度惠養元元獨於擇守令所當先務

者而反後之此臣之未諭也經齊建炎元年李綱上高宗曰

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俗邦財寬民

力政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已

修然後可議興師呂祉上高宗曰臣聞治道之要先自

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  
自石而後治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  
故一曰形勢日者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  
事若軍政不修恐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之修在擇  
守將故次以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  
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欲將士用命  
蓋在謹賞屯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  
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圍欲知賊之動息則  
不可無斥候故次以斥候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  
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終焉凡茲十事此今日所當行闕  
一不可也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諫諍之途尚壅佞幸

之勢方張爵祿已至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綱紀未可謂立凡古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考所行之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加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名集張栻上孝宗曰臣所謂經營措置之方則有本來條貫實事焉非腐儒玩歲愒日之說也一曰實於修德二曰實於立政三曰實於用人四曰實於備禦此四者乃切要之務茲復之本若其餘目則有不能遽數者矣南陸九淵上孝



宗曰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必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趣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集山葉適上光宗曰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此并矣果讐耻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之兼愛休息之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勅淳祐廷紳言鴻鴈熬使臣之責王命施惠司牧職固結人心以為保障實今日之急務也廷紳言欲扶植國家艱難之近須收拾文武纖細之才是故諏諮

廣則名實較薦進衆則毀譽公然後所薦者可備選論之數  
所用者可供緩急之需 廷紳言出長入治之選方勞當饋  
之思折衝敵愾之儲亦勤拊髀之歎臣以為革玩習之弊正  
當破常法之拘攣欲收群才之用尤當合衆人之聞見 廷  
紳言望陛下亟發明詔內則侍從以至省郎外則監司帥守  
及前任執政又命三衙諸帥與環尹閣職洎外之帥閫邊將  
各舉所知其已著聲名已當事任者不必復薦 廷紳言今  
日急務固非一端其大者尤當以人才為急矧內治未修外  
患方棘環視庶列動輒乏才此為何時可不亟處而圖之乎  
廷紳言當今之事其最急者非韃虜之侵陵楮幣之折閱乎  
非人才之寡乏俗染之貪黷乎 廷紳言振衰微之運者不

可用盈成持守之規模松艱難之勢者不可暫閒暇圖回之  
氣象 廷紳言潰大投艱非循常襲故之比救焚拯溺豈安  
行徐步之時今日之事止蘇軾言自非滌蕩振刷卓然有立  
未見其可也臣敢畫三說以獻一曰去形跡二曰作氣勢三  
曰尚功實幸求用而力行之

**文集菁華**

蘇東坡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

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  
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典錢弊茶鹽  
之法壞而天下帝患無財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  
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而  
天下常患無兵自選舉之拘格嚴而吏於法不志於功名自

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省者無所沮而天下常  
患無吏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謂治橫渠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  
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數穎濱  
云堯之世洪水為害以愚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  
今考之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  
也末及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乃命四嶽舉賢以遜位四  
嶽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又不格奸堯  
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  
命禹降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  
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

不可得也

集

致堂云元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

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身於袁紹為客於劉

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

建悼歲月之如流終能取分於孫權曹操之間巍然鼎峙此

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

管見

定齋云可使人君憂天下

之未治不可使人君幸天下之已治憂則思幸則忘幸之之

心生則憂之之心略矣唐太宗之致治其初也君子以為可

喜其終也君子以為可箴喜之者以其憂心之生於未治也

箴之者以其幸心之生於既治也一年之旱二年之蝗三年

之小太宗之未治也獨能無憂心哉仁義粗行則曰既效內

外少安則有德色太宗之既治也獨能無幸心哉厲精思治

之說崔植所以稱太宗者非溢也自正觀之始言之也吾之  
所以嚴太宗者非矯也自正觀之末言之也植言其偏吾責  
其全其所以厲精思治者不難於未治之初而難於既治之  
後也

時政急務二

以君相事業立說

**策頭** 君天下之道所主貴乎一相天下之道所主貴乎公惟  
主乎一則卓乎天地之運循環不能移昭乎日月之明陰邪  
不能蔽浩乎江海之量聽謀不能倦此心之一惟二帝四王  
能之惟主乎公則家宰以制機務不以頃刻而變持衝以稱  
物情不以偏黨而徇調養以和衆口不以外議爲非此心之  
公惟伊傅周召能之若夫二而不一則朝更暮改道旁築舍

矣跋前疐後一指大股矣甲可乙否穿門調瑟矣萬全之畫  
茫然四維之慮尤及元康初志飄搖神爵之矜夸開元無逸  
淪百天寶之侈麗謀之未一識者每於此憂之至於私而不  
公則可否不辨泛泛河中木矣是非徇從局促轅下駒矣訐  
謨未遑冰炭而朽鑿矣一定之計未聞五技之窮已見太平  
莫致諉於無象之可言見書之希託於時事之無關謀之未  
公議者尤於此凜凜

**策段**且漢唐一代之興其為創業中興亦一代之盛事是豈  
可以易言哉得秦鹿於群雄競逐之秋禪隋鼎於四海糜爛  
之日左轡右韃櫛風沐雨高祖太宗之創業夫豈偶然匈奴  
積慢而一旦屈膝諸鎮跋扈而一朝授首雷厲風飛天造神

斷宣帝憲宗之中興亦豈幸致乎尚論其故則股肱翼扶前  
規後隨有臣如蕭曹適與高祖遇也腹心委任彼謀此斷有  
臣如房杜適與太宗合也總領衆職科瑣邊吏則成宣帝厲  
精之治者非丙魏乎削平僭叛力贊大謀則濟憲宗惟斷之  
明者非裴度乎使四君而不得諸賢之力則固無以建非常  
之業亨艱難之運使諸賢而不遇四君之明則亦何以立不  
朽之名垂無窮之績哉由此觀之則古今天下信矣其非大  
功之難立而嘉會之難逢也○五代之季亂離斯瘼海內靡  
沸黔黎灼爛天意欲使一統而我藝祖出焉受命之日兵不  
血刃市不易肆人見其創業之易也不知雪夜扣門席地論  
事所以共植我宋之天地者有人焉誰居其趙普乎陽九之



厄誰生厲階文物腥羶中原未忝天意終祐正統而我高宗  
興焉一馬渡江駐驂吳會立基水泮人見其中興之易也不  
知居中運數指陳大勢所以共復我宋之山河者有人焉諸  
知其願浩數公乎尚歟休哉極古今興創之大功君臣會合  
之盛遇蓋未有如我宋比也近年以來犬羊侵突輿地日蹙  
鴻鴈哀矜我民無鳩起視四顧不惟燕祖金戈鐵馬之所經  
營者不復今璧而高宗麥飯豆粥之所收拾者亦成破釜吾  
皇撫此之機盍愀然自咎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吾何適  
封之有昔績戎有召而周復興治內有種而越復強今予圖  
復古之功盍亦責任大臣可也然必臥薪嘗膽射志撥亂后  
而克艱劇大臣雖欲辭難不可也吾相當此之時盍慨然自

厲曰王室之不壞伊誰是賴展四體以共王事亦其廢墮是為昔穆公進常武之規山南補袞職之闕今予佐復古之功蓋亦責難於君可也然必毀家紆難乃心王室臣而克艱則大君雖欲逸樂不可也

**事紀**

五帝仁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

策

舜曰臣哉鄰哉鄰

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禹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禹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

會神相得益章

一德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文

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康王詔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

相待而成也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前代

宣帝始親專機勵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

甚稱上意本傳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姚崇太宗用元齡如晦輔政而

能興仆植疆使號令典刑粲然猶不完可謂名宰相君明臣

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房杜李珣曰祖宗倚宰

相天下事皆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本朝太祖建

隆二年范質奏曰宰相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長編太宗端

拱元年上諭趙晉曰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及

堯舜卿其念哉真宗祥符九年上謂王曾等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仁宗慶曆四年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下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乃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尤切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至和二年仁宗新相文彥博富弼龐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兼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上曰卿言是也並長高宗紹興四年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聖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陳康伯請解機政御筆曰太上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

豈朕涼德不足與圖治太止御筆曰皇帝以卿元老耆舊方任機務留卿之意其堅同今上矧冷聘旌四馳召駕沓至國政之改紀豈武備之敢忘宥密之司倚以內重天時弗若咎證彰明朕方祗畏譴告莫違寧處執政大臣翼宣道化當思所以轉災為祥者以稱朕意易大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而況於非時發聲乎朕甚懼焉執政大臣其相與圖所以銷眚異者交修予罔予棄 廷紳曰陛下主張公道收拾人才經理事務弘濟艱棘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更化善治之務所宜汲汲深究及時圖治 廷糾言陛下收攬權綱改紀國政思與一世人才圖回治功伏願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審其先

後緩急之序愛日以圖之

廷紳言自昔聖賢相逢未嘗不

以誠相與以道相孚襟抱洞開略無疑忌故有江首股肱之

稱況今日時事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要須上下一心中外戮

力猜防之私弗設疑畏之念弗形則庶幾可以防蟲弊而起

事功 廷紳言君臣相飭惟是幾康國家閑暇當明政刑而

況四郊多壘百度弗正之秋乎畢力扶持同心輔翼則治勢

日進而日新 廷紳言人臣專權固非輿望避權亦非事宜

牧守監司缺員甚多茶鹽楮券積輕已久夾袋所錄相與審

量對證有劑何妨瞑眩推慶曆之車而主於可行平元祐之

舟而勿使偏重此其時也 夏竦云公孫弘起於徒步屢歷

顯位轅固攻其短汲黯訴其僞自知無功以故設東閣假待

賢之名以誘士夫之譽夫待士者育其才觀其能採其謀而行之擇其賢而進之故平原下士而得毛遂以安趙郭隗禮賢而得樂毅以伯熙弘為相六年史籍所載游其門者卒無一人豈無賢乎當此之時匈奴寇邊諸侯咸恐弘未始定一計以安之豈多士無謀乎於戲仲舒之徒賢人也弘乃陷之寧有進人之意耶蓋釣名任詐之術後世美之而已

其獻策收結段等並見第一套

時政急務三

**策四**以古人治內之規模為規模而後內治政之無不舉以古人禦外之謀略為謀略而後外禦之效無不成何者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也同此天下則亦同此規模而亦同此謀

略也何古人之可爲而於今則不可何古人用之若是其  
易而今日用之若是其難推原其故殆必有其由矣使吾之  
治內者無一之不修則畏天之念切切于心愛民之憂甚於  
憂己廣覽博聽而吾之聞過者無或遺則以古人治內之規  
莫而舉內治之實政其誰曰不可使吾之所以治外者無一  
之不備則訓練士卒而吾之兵已強任選英豪而吾之將以  
勇豐其儲藏而軍旅之食以足則以古人治外之規模而成  
治外之實效又誰曰不可

**策段**思昔宣王武帝之時旱旣太甚數有灾祥天變之來者  
不可忽也民散不安其居百姓失職不瞻人心之流離者誠  
可憫也衮職有闕數陳便宜而直言之進者又不可以或廢



也今觀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夙夜兢兢靡有驕色非徒爲是之畏謹也以爲不若是則不足表吾憂民之心也沔不有規觀鳴有誨求言納諫以輔不逮非徒爲是之多事也以爲不若是則不足以聞吾之過失也則二君之強於爲善安有不同者乎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匈奴數寇百姓被患然觀其當時禦外之策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其視期門羽林虎賁騎士之精無以異也方叔率止召虎來之較之蒲類祈連等將之勇無以異也申止峙糧新田未蓄較之屯滹中田車師軍食之足又無以或異也則二君之利於禦寇又安有不同乎夫情有進退則事有虧成意有作輟則功有難易故人主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孝宗每以自勉而吾皇

之行道猶苦其難至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孝宗每以自守而

吾皇之守法猶困於多更孝宗之賞罰曰朕本無心隨事以  
施而吾皇之勸懲有時而未公孝宗之核實曰納言試功此  
毀實之政而吾皇之總核猶有所未盡建康戰船每加修葺  
其與今日之舟師才精者不侔也牧馬孳息為利甚博其與  
今日之馬政才蕃者不同也屯田非但為積谷計諸軍在邊  
緩急有以為用詔漕臣視所部如一家周知經費而通融其  
有無其與今日之耕屯未富餉運猶艱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夫孝宗皇帝之心即周文武之心故孝宗皇帝之治即天保  
采薇之治吾皇遠以文武為矜衣必近即孝宗以為塗輟斯  
可矣○其惟吾皇以自強之志強本朝以自治之策治夷狄

于茲有年矣寅御基圖夙祗天戒而見於御札之諄復其畏  
天之心未始一日或替也薄斂恤刑申救郡邑見於綸詔之  
溫告其憂民之心未嘗一日或忘也他如求直言訓士卒擇  
將卽貯糧食屢見於廷紳之抗疏是誠可此隆於成周而遠  
過於漢室也夫何虜數大入蛇豕荐食連年遵養而十乘之  
虜功未奏虜自內訌馬牛逋逃越境願附而五單于爭釁不  
可乘無以來塞下之款朝無以遏涇陽之侵軼得非今之事  
猶有未盡者歟抑亦欲治外者先於治內誠有如識者之所  
言歟

**事紀**周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詩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

詩車

齊威公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前漢

刑

秦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開

諸侯續

始皇內興工作外攘胡越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

戍漢之盛世得理內禦外之術

後

文帝後元二年詔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本

文宗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本本朝太宗淳化中上謂臣曰國家

遘事不過外患皆可預防惟奸邪內患深為可懼帝王用常

心須謹此

高宗嘗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無宣力於四

方者朕觀宣王車攻一篇可見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

儀李光弼以復王室卿等當孰講利害

寧宗嘉定八年詔

曰昔文王武王治內治外成功可覆茲固二后憂勤之所改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今上 朕以菲薄嗣守丕基今二十有二年夙夜寅恭不敢

寧於上常念厲精求治是究是圖庶幾保乂我有家

雷發非

廷紳言蠢茲蒙韃為國家患十年于茲矣貪利好殺人神共

憤切惟制勝卻敵謀略雖屬之邊臣而禦侮折衝機括則在

乎陛下陛下之德未見其日新則何以望天意之回陛下之

政未見其日舉則何以望治功之起苟撥亂不自其原治國

不先其本無怪乎夷狄之侵暴中國有勞而未艾也

廷紳

言切聞近日流民自淮入浙所在充斥群行聚處往往丐食

於有糧之家沿邊之芻牧非良清野之難疽始沿豈特諸郡

被害實為畿甸深憂矧蘇常安吉之間寇盜非一防秋不遠

邊哨叵測內外如是胡以為計臣謂王選委監司俾與奉使  
共議措置 廷紳言切見浙西境內時有盜賊近者崑山縣  
切戒熾盛臣料此等兇賊多鄉里惡少與夫潰卒流民挾剽  
悍之資懷等死之念嘯聚得志必為亂階今淮地風寒之處  
既勅備禦王畿腹心之內豈可更有憂虞所合急作措置

廷紳言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所宜汲汲  
究及時圖回欲望陛下常切告戒俾各推誠勿事形迹上無  
召聖主之責下以慰中外之望治 陳公輔云復境土非難  
復祖宗治道為難是故輕其徭役薄其稅斂祖宗所以厚民  
今軍行未已征賦煩重將何以厚民亦曰擇親民之官減無  
功之祿可也員闕有限人才無淹祖宗所以待士也今負多

闕少不免滯留將何以待士亦曰抑倖進之門嚴選試之法可也祖宗之賞勸有功今賞有不當其功者陛下慎其賞可也祖宗之罰懲有罪今罰有不當其罪者陛下明其罰可也將不可不任必如祖宗之駕御庶幾皆奮而立功兵不可不養必如祖宗之簡練庶幾皆精而可用士大夫節義喪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激勵之褒崇忠良屏除奸佞則節義興矣天下風俗壞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振起之公道行乎上誠心達乎下則風俗厚矣以至陳為綱紀列為分守發為詔令著為刑政本末先後大小精粗凡治道之本末合乎祖宗者必有以復焉則朝廷清明海宇安靖德澤純被皇靈遠暢以至削平僭偽威服夷虜尚何境土

之不復哉

其獻策收拾等段見前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望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

萃新門

時政急務四

以邪正消長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 君子之未得志也識者安之知其剝之後當為復也君  
子之得志也識者危之知其泰之後將為否也昔者聖人  
之序易其於剝復泰否之間固已深寓其意矣夫太極動而  
上陽靜而生陰陽數奇陰數耦奇一為寡耦二為眾寡則易  
負眾則易勝陰屬小人陽屬君子故君子常寡小人常眾君  
子易負小人易勝消息盈虛之理然也吁正陽行夏萬物相  
見而沍水窮寒之鄉無復陰鬱極盛之時也未幾而凄然為

秋則氣沉廖而木黃落矣回而思之其去盛夏幾何時哉皎日當午六合宣明而妖狐孽禽之類無不潛伏極盛之時也未幾而暗然向晦則鱸鱉舞而狐狸號矣回而思之其去停午幾何時哉

**策段**易曰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嚴者謹其身也不惡者平其心也漢唐君子往往得志之時而被患反甚焉者良以不能謹其身平其心以防小人之奸而反墮小人之計爾蕭望之常得政矣而乃夸已自高不防恭顯之窺伺非平心之道也喜人附已而輕信鄭朋之容悅非謹身之道也則望之之敗望之有以取之矣如陳寶之待政也上書斥奸以宣布於天下即其疾惡之尤甚則非平心之道矣寶武封爵子弟

未免過制即其處事之可議則非謹身之道矣然則陳蕃竇武之敗亦豈非有以自取之乎會昌之際德裕為相一時善類固恃以為宗主矣而德裕恃已自驕待人太忌恃已自驕則不能謹其身待人大忌則不能平其心白居易賢者也而前以黨人排之白敏中佞人也而乃以私意悅之此德裕所以不免也 我朝熙寧以前君子極盛之時也不待言矣建中以後乃君子極不幸之時也不忍言矣姑以元祐紹聖之間言之可乎方元祐之初司馬公既相也昔時所指為流俗而橫遭擯斥者皆得以引其類而聚於朝天下傾耳拭目固以為太平之可日月冀也司馬公幸於遇時切於用賢勇於去邪急於變法不復慮事勢之反覆不復顧奸邪之窺覷固

嘗有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其心固可以質諸鬼神而參諸天地矣然自遠慮者觀之則亦無乃失之太驟邪未幾諸賢互爭而川黨洛黨之名立矣小人有黨而君子亦有黨邾鄰里之奸僮僕之欺方乘間伺隙乃不深為禦侮之方而自為鬩牆之爭乎事勢相激或者倡為調停之說至楊畏再引鄧溫伯李清臣則小人長而君子消矣故元祐之後為經聖者諸君子始失之驟中失之爭而其終卒至於此也自端平之初君子之勢轉而盛非君心一振起之力乎而中國之勢反不與之俱盛此亦可疑也自君心之未底於定故不能不以用君子為無益焉是既一失矣暨于淳祐以來夷狄之勢轉而衰非君心一斡旋之功乎而小人之勢反不與

之俱衰此再可疑也使君心而終未能定則又將以用小人為無傷矣是堪再失之乎世變反覆如輪如雲時序推遷修寒倏暑吁可畏哉累朝諸賢剴切敷陳凜乎不敢少緩者此其為上心慮至切也愚故擇其有補於今者而終始以聚之

**事料**

豕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 姤 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書 禹 謨

漢翼奉上論邪正封事曰臣聞治

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矣

本傳

劉向上封事曰今賢不肖渾殽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決斷狐

疑分別猶豫

本傳

武宗即位德裕戒帝辨邪正正人既呼小人

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

更為黨以相蔽欺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辨邪正專委任而後

朝廷治

傳本

本朝仁宗明道二年龐籍奏用人宜辨邪正分明

黨慶曆間蔡襄言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

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

大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

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

神宗熙寧元年錢

顛言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

分而已也巧詐辨給者謂之竒才可乎聚斂彊濟者謂之稱

職可乎沉靜端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

迂闊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

熙寧二年上曰大臣正

要與朝廷分別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熙寧元年富弼言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

哲

宗元祐四年范祖禹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  
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  
唯能使小人無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  
唯能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 元祐六年王巖叟奏事  
因曰陛下今日聖學正為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治平之理邪人一進類聚者衆上下  
蒙蔽養成禍患之漸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上曰為政之要在  
辨忠邪治亂所由分也 孝宗乾道四年上曰小人而有  
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辨邪正八年上曰人才要辨真  
偽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 張栻上孝宗曰臣聞去邪勿  
疑固聖人之明訓大往小來又人主之當察蓋其來也必有

其故思其所以往來之故則人之情狀畢見而羣枉之門可  
塞矣 今上御筆國家以仁厚立國其待士夫尤為過厚為  
臺諫者自當平心公論旌別淑慝 廷紳言為君之難在乎  
知人邪正雜揉則薰蕕無並進之理任用或失則榱棟有必  
拆之憂自非明哲所照灼然於任用之初迨其委任非人積  
誣稔敗至於顛覆而後悔則已無及 廷紳言陛下聖度如  
天虛懷無我然所以翕受人言者姑冷然而納之歟抑將確  
然而求用也人之言亦多端矣有朴拙而可采者有辨給而  
無實者有遜志而非道者有逆耳而利行者有淡薄而難聽  
者有銜飾而易悅者有揣摩以迎合者有偏駁而懷私者有  
確直而不移者有隨時而變遷者陛下平心而立其衡物理



而明其鑑使是非邪正瞭然莫欺而後人才可任廷紳言陛下聖明洞察事理仰思祖宗三百年培養人才之本根改弦而更化當簡而嘆乏才舒延紳正人之氣扶天下公論之脉此人才一泰之機也大道公行而任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爵罔及惡德然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徼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爲異淪之動搖果小人耶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孫洙云才者君子小人所同有也端閱深肆恢廣博太極百事之變而該萬物之理本統仁義而出入道德時至而應事起而辨者君子之才也強翽暴悍巧給便佞察於一理辨於一事而不足以廣業時出異計以動上作爲小利以趨功示足

以合變通治者小人之才也 誠齋云坎卦九五以剛中之  
德又有九二剛陽之臣其濟有餘矣然僅能無咎者陷於上  
六六四群小人之中九二以一君子不得勝衆小人唐之代  
宗文宗是也代宗陷蕃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  
之然子儀自險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官之險  
而未出惟裴度可以出之裴度自陷於程昇元植浸潤之內  
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

時政急務五

以飭政治原立說

**策頭** 天下之勢惡乎定曰定于理天下之理惡乎定曰定于  
心人具一心心具一理理具一天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  
勝天人主之心所以主宰乎是理者也即吾之心則可以通

天之心通天之心則內而兵民之心外而夷狄之心無二理也吾之心主宰未定視時而為之酬應隨事而為之區處則將膠膠擾擾之不暇何以定天下之勢哉是故論勢莫如論理論理必先論心

**策段**蓋聞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豈先勞而後逸歟及觀文王日昃不遑暇食武王夙夜祇懼未嘗有逸樂之時也何則中國未寧文武則加勉於君臣朋友禮樂燕遇之間夷狄未附文武則加詳於將帥遣勞戍役往還之際始於憂勤文武之所知也終於逸樂文武之所不知也故中庸之論文王曰純亦不已書之論文武王曰不敢替厥乂德如使文武之在當時方以憂勤自居即以

逸樂自快則志向不勝其二三矣烏得謂之不已烏得謂之不替也哉 夫治莫純於唐虞三代之盛美莫駁於由漢迄唐之多疵然其所以間得者皆其君志向之專一者也其所以未能無失者皆其君志向之二三者也紛紛成敗盛衰之變未易槩舉姑以漢室一代觀之文帝之清靜致化一規模也武帝之才略馳騁亦一規模也各行所知若未見其相適者然匈奴和親之初文帝之恭儉愛民未常為之增益匈奴渝盟之後文帝之元默自持未嘗為之渝變志向專一而不二其文帝之謂乎武帝初有上嘉下樂之志而土木神仙之役反於暴秦同一荒迷外有施仁行義之名而多欲內縱之私反於威文同一矯偽則方作而忽怠既動而遄息有不勝

其駭維矣要之文帝庶幾終始惟一之意故名雖不足而實  
常有餘武帝每徇乎聲色化民之未故外雖有餘而內常不  
足以是推之則歷代之是非難易有不難辨矣孝宗之天下  
內熙外恬垂澤無疆而今日之天下內虛外動尚勞講畫何  
也豈非孝宗之志專一不二而吾皇之志猶未免雜出於憂  
勤逸樂之間乎且貴為天子孰不驕樂以自娛而孝宗則曰  
人主不可驕縱驕縱則一事不成富有天下孰不能燕暇以  
自怡而孝宗獨曰正當因此興起治功念精神之如在覩規  
範之昭垂豈非吾皇所當善繼而善述者歟飲酒過度未嘗  
不悔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旨酒戒色能不肆情於後庭宴游  
之時乎東橋花開未嘗往觀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愛惜日力

能不懈弛於時又意怠之日乎 共惟聖天子淵衷凝粹神  
用周流幹乾坤於不動聲色之中和庶類於一視同仁之際  
自昔人主往往私富貴以自娛抗崇高以自暇而吾皇加軫  
羣主日汲汲乎文武治內之規矩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德  
自昔人主往往急近功以自安喜目前以自是而吾皇垂憂  
邊境日遑遑乎文武治外之事業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威  
確然意向之尊也肅然念慮之一也以此求道道無不洽以  
此守法法無不精以此賞罰宜勸懲之必公以此綜核宜名  
實之各當備物致用舟車宜無一之不稱足食足兵耕餉宜  
無一之不豐

**事** 黃帝曰朕齋心服形思養身治國之道孫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楊子曰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孝至篇董仲舒曰故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韞良徐子由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於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也本傳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房元

齡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叔子憲宗問裴垍曰為理之要

何先曰先正其心通鑑本朝神宗熙寧元年錢顛上十事二曰

正心御下治國如家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安百姓豈

虛言哉 二年程頤言欲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既正則

邪偽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追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

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 四年范育言心術者爲治之本也今不務此專欲以刑賞治民此天下所以未孚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呂公著論爲治之要曰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臣庶罔不正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淨鎮之昔人有言省事莫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 孝宗淳熙七年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之謂乎堯今上詔雷發非其時仰臣僚各陳所言無隱奏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實志之動於中修省者實事之見於外側聞宮中飲酒頗減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爲禹憂勤頗加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爲文王即是心而充



之則實德修而天變弭。廷紳言世之將治其立也有端其成也有候而所以運其機者係乎人主之一身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心爲身之本欲妙其所以運天下之機其必自心始方寸之間神明不測操存舍亡機括甚微使義理會融私欲消釋則酬酢泛應各有尺度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廷紳言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以應萬事而所具者易湮沒所應者易以差繆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所關於國家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救哉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陛下前乎此非不銳然英明勵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

各止所止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國家天下哉抑亦始  
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終始之不審而智及仁守勇以行之  
者有未切實耳一廷紳言天下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  
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速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  
可以不明情欲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  
可以不決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為扶體統之在  
所當正者不可以不早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  
以不守信必而示勸懲天如是則政與德以俱新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不必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也廷紳言外  
之險朋以去而內之陰邪未除則本心外物界限終未嚴天  
理人欲情勢終未勇人心道心出入間耳憂樂易位其隔幾

何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不遇則改陛下之立心當  
如之易之恒曰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陛下之立德當如  
之立心立德無愧於易可也 揚子云天下雖大治之在道  
西海雖遠治之在心是故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鷄鳴而起致  
致於學問者士之心鷄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  
無思無爲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聖人之心  
矣心猶衡也物平則衡平心猶鑑也形正則鑑正海內至大  
萬幾至重物情至鏗持吾心以應之苟不能持以正直則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  
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漢世宗之甘心夷狄唐文皇  
之好大喜功此數君者其心初非不正也一淚於喜怒哀樂

之私而是非即質亂昔之所謂正者亦倏然而枉矣

時政急務六

以課賞功實立說

**策頭** 翫難得之歲月而不及為其失在於事虛議論愛方來之歲月而亟可為其得在於立實規模議論事乎虛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立乎實今日之所以得也 共惟主上惟時如舜惜陰如禹日不暇食如文王自嗣服以來勵精為治逮今日計其歲月之久課其效驗之著此漢可與禮樂之時此唐治平富足之時此越王聚教訓沼吳之時而邇日以來雷震非時淫雨彌月天之變若渝矣襄陷蜀破江狐淮危地之勢若蹙矣民瘠矣曷蘇息之兵弱矣曷練習之舊褚新褚並行曷流通之真韃與偽韃交攻曷攘卻之環視四境無一差

強人意事其賈少年所謂胡可謂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然而其弊亦有由矣蓋自更新以來類以議論勝議論莫盛於我朝永平之時亦莫虛於今日多艱之際議論盛而事實少無怪其然也

**策段**漢之宣帝閱歷深而君道明更張多而政理審其於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如大明當空毫髮無遁故於總攬權綱之日極其勵精圖治之勤考試功能樞機周密故一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代而下文理密察未有如宣帝者人孰不曰此綜核名實信必賞罰之所致也嗚呼謂其有志於綜核名實固可也謂其無愧於信必賞罰其可乎且宣帝之治能責其實於一事不能使事事之

皆實能責其實於一人不能使人人之皆實能責其實於末  
節細故而不能澄淵正本之皆務其實者正以賞罰之未公  
耳何以言之治民如廣漢宜賞也無罪而見戮僞欺如王成  
宜罰也無故而受賞以至延壽以嚴明而獲罪寃饒以剛直  
而加誅樞機一付之閹人兵柄輕授之戚里此其大公至正  
之意何在哉如是而欲鼓舞人心如是而欲磨勵斯世如是  
而欲綜核名實宜乎減糴額者有之獻鶡雀者有之弊終有  
不可革者矣 孝廟惜歲月以辨事功今敢不亟愛日力以  
盡建立之實玉杯濫觴文繡拽地一日而奢侈非所以清天  
君也則執絲竹刻金翠何可不如我孝廟冶容昧目箝舌塞  
聰一日而惑使幸非所以順天政也則卻便嬖寵奪內侍權

何可不如我孝廟幸臣弄法屠伯殘剝刑罰一日而不清傷天和歟則當仲月以命錄囚遇陰雨而詔決獄不孝廟不可也毒蛇肆斂石鼠恣欺貪污一日而不戢冒天刑歟則禁食黷之批邦政旌廉勤以勵士俗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事功之不立 今誕謾成風玩愒沉痾其間靖共爾位庶謹自將者固不可謂無人也然徇私黷貨抵禁觸憲之徒不能免心勞撫字身死封疆者不可謂無人也然倚勢作威望敵弊潰之弊不能革問之經濟則開誠布公之實意未盡乎問之交脩則悉心體國之實用未盡著問之郡國邊陲則宣德流化攘夷安夏之實績未易成至煩諸廷紳歷陳其弊是豈徒名實之未核歟抑亦賞罰之未公耳且賞罰者齊一天

下勸勵人心之具也必至公不徇於私而後賞罰行必至剛  
不屈於物而後賞罰行其必道揆不奉風旨法守不任恩怨  
而後可以奉行此賞罰也夫如是也賞一人而千萬人悅罰  
一人而千萬人懼一乾旋坤轉之頃皆遷善改過之機一雷  
勵風飛之際皆不應僉志之地其機甚微其應甚速尚安有  
一事之不實哉

**事精**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後紀

董仲舒曰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宣帝五  
日一聽事考試功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宣帝信賞  
必罰綜名實核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宣帝筭計  
見效優於孝文崔寔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



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

唐一居

荀悅曰聽言責事舉名察

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工善無不顯惡

無不彰陸贄曰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廷之路無練覈

之方本朝慶曆三年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

以責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緘皇祐二年何

剡言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

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矣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

之以勿疑詳審如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

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為陛下宣力強而講長世之謀況

任得賢才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蘇軾對賢良策曰

切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

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勵俗則無其具大臣不  
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延歲月自  
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 張栻上

孝宗三曰實於用人委靡軟熟者在所當斥懷奸顧望者在  
所當懲誕慢無效者在所當治忠直為國者在所當容確實  
任事者在所當用如此則人知敬恐 今上際樞臣御筆云  
宥密之司倚卿為重內外奏云謀國之臣不能為陛下建先  
定之策屑於細故末務之間歷觀古昔人臣之得君行志  
經綸康濟必是素定於胷中者告之於君行之於身自始至  
終無一言不相應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何至勤宵旰之憂貽敵國之笑 廷紳奏御

奏御札每頒一曰責實二曰責實幾年于茲吏負多而無任  
事之人兵籍衆而無敢敵之士禮樂刑政之司錢穀甲兵之  
事大抵苟簡以塞責緣飾以為欺臣切謂欲以實用而責天  
下必當以實政而先天下 廷紳言近者弓旌四出側席求  
賢稽之禮經詎應候駕願乃稽違詔令閱月踰時曾無幡然  
應聘之風似有屑屑往來之憚豈士大夫懷安偃蹇而不顧  
若臣之大義哉陛下之真義實德未足以感發之也廷紳言  
今之議者不難於已往之愆而難於善方來之治往者規模  
不先定而前後相矯不適其中名為更新實不越舊轉移闔  
關初若可觀寧幾何時宿弊仍在朝廷之更革士大夫之議  
論徒為紛紛而天下實政之未舉國家實病之未除勉強支

撐殆若濯泥於水矣 廷紳言今旁招俊乂海宇屬目臣願  
陛下建皇極去偏黨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  
同心戮力如汎彼中流期於共濟講天下之實利害而不必  
較一時之虛是非 東萊云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實  
先取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  
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  
偽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延齡之  
偽皆見矣彼皆趨之吾始得以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  
其實也善為治天下者以名為實不善為治天下者以實為  
名特在用之何如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帝之綜核名實矣  
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未聞其去名也名正所以責實之具

柰何先去之耶

時政急務七

以定計圖功立說

**策頭**

回大下之精神者必有把握之力量養天下之元氣者

必有包容之度量以內外之事權不一能收斂於掌握之中

此挽回世變之良法也以內外之事勢不齊能容納於大度

之內此培植根本之要道也故當渙散之久而不善把握猶

調弊絃而不能更易必有弛而不張之慮當把握之餘而不

善包容猶易新絃而失之太急必有斷而不續之憂然則今

日內外之事法固可以作一時之精神道又可以壽一代之

命脉操而能繼其變通也闔而能闢其通也久蓄吾力於發

強有守之頃養吾智於有餘不盡之時則內外之事可以徐

就吾之條理也

**策段**天下未嘗無任事之臣每患無善任之君非任賢使能之難也而專志求治之未易多得也且越至小弱也句踐抗復讐之志則范蠡大夫種之徒競出而效其力蜀至狹隘也先主堅復漢之志則諸葛亮關羽張飛之儔樂用以致其功雲龍風虎咸會一時坤轉乾旋光昭千古雖一隅偏方之君臣尚能以自立況以東南之全力總中外之多才涉川以舟何患無周瑜黃蓋為之奔走而宣勞馳陸以馬何患無王毛仲張萬歲為之盡職以芻牧居而耕屯以自贍行而轉輸以給餉何患無羊祜劉晏諸才為之併力以叶濟所可慮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則鑿錙為鈍鉛刀為銛矣知之不深信之

不篤則鳴梟爭鳴鳳凰遠逝矣如是而想至於蒙衝鬪艦之  
師歆慕於隴右蕃庶之牧馳心於襄陽關中之耕且鉤毋乃  
卻行而求前乎淳祐青實之御墨雖沓未必如淳熙闕政之  
御扎苦口甘焉祐更始之詔音雖勵未必如淳熙過舉之詔  
音金石也是所謂意向客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爲已  
往之歲月憾乃若繼今已往方新之證當以淳熙力行之新  
政勉之曩者淫雨妨麥旋致禱祈樞紐以是幹矣今者災異  
頻仍寔成愁怨機軸何以轉耶曩者乙卯水災優爲存恤生  
意以是回矣今者譴告旁午已甚淫滄和氣何以復耶若能  
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天變猶可弭曩  
者京湖清宴襄漢夷平風采以是振矣今者蜀殘襄敗荆凜

佳孤精神何以復邪曩者邊郡無兵淮城晏閉步驟以是寬矣今者羽檄朝馳刀斗夜振局數何以定耶若能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外患猶可禦吁何可不加之意向乎竊謂事功之成則靡常志向之方則貴定厲精思治加惠生靈志向固美矣日俟內治之成以自暇則恐持念已幾於不力而終至於弛廢也盱食憂邊折衝外侮志向固勤矣日俟外治之定以求安則恐立心已幾於不固而終易於懈弛也以乍進乍退之情應方來無窮之事以且前且卻之意當不虞荐至之憂如是而欲措內外之治安可乎聖天子邃處深宮如雲如日其精敏而不怠邪愚不得而知之也其晏安而無為邪愚不得而知之也然竊謂雖有心文武之



憂勤而不能不希覬文武之逸樂則是志向不及於專一進  
銳退速迭變靡定文武所以爲文武果如是乎

**事料**高祖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本紀武帝創業

垂統爲世漢規則馬相如傳孝武規恢萬世之策則孝武開設

學校爰立章程雖世道多故而規模宏遠矣晉王太祖盛德

含光規模宏遠唐張行成傳本朝太祖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

以小兵力易動難蓄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良賢

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庶政大體彌綸備具其遺文故事施

於後世晉華進仁宗時蘇軾賢良策云臣願陛下條天下之

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

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某事果濟矣乎某人果才矣乎  
又作思治論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  
有候其成也有形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昔子太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今治天下則不然及其  
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  
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敷孝宗乾道六年張栻奏謀  
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  
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  
乎政徐誼上孝宗曰今天下之事未易屢舉而其大者若國  
勢若人材若兵制若財用若民力皆邊備之類不過數端之

中關節脉理之相貫得失成壞之相因統之有其宗操之有其要若庖丁解牛而中經首之會當有不待紛更按授百弊煩萃惟在陛下聖志之一大臣用心之同講明貫通規模確定而已時之易失事之難平翫愒不圖悔且何及今上詔中外大小之臣直言以弭冬雷之異臣奏天下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整頓自非賢智輻奏叶心併力朝行暮究愛惜分陰極力拯救將恐平治無期此非陛下舒徐寬緩之日人臣優游暇逸之時昔蘇軾有言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

廷紳言陛下初親大政用賢去凶四方感動庶幾端拱成平之治矣然賢者雖聚於朝而信任不篤旋又散去其後廟堂

之上更相傾奪數年之間國事屢變人心顛望未知適從  
廷紳言陛下懼名分之久隳念國家之大計赫然震威大明  
黜陟擢用臺諫收召故老進忠讜於列位起廢錮於幽側不  
由注擬盡出英斷甚盛舉也而中外之人覘時慮事者猶凜  
凜有聖志未定之疑 廷紳言人主拔賢去邪圖爲事功在  
乎立志志有未定固不可也定而不能久猶未定也陛下翕  
受羣才而始維新採之清議斷自聖心至公至當孰敢不服  
臣願益堅聖心不惑浮言登進之間審之又審無使薰蕕同  
器邪正並用庶不蹈元祐之轍不勝幸甚 廷紳言今日之  
事如療痼疾如救危其七劑少差元氣索然一着或誤滿局  
皆敗當是之時代危理亂之兆實伏於此臣願陛下立定規

以明辨守定志以堅凝大道公行而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  
罔及惡德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僥倖之  
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為異論之動搖果小  
人邪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則人才輩  
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水心云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  
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  
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末也宦官之微匹夫  
之勇奮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  
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出於公卿子弟里巷小人游談聚論  
沉湎滂洩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

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此甚可歎也太祖皇帝踐作十年之間輝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君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激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亦環合而從已操持把握在我而不在人安有齟齬扞格於其間此必然而無疑者矣

時政急務八

以祈天永命立說

**策頭**有成王之敬德則召公之奉幣祈天爲無愧有宣王之修行則有司之奠瘞宗神爲無歉曠言千古慨論一世成周

之君何其希聲而寡和耶由其誠敬之心積於十日者爲有  
素故警戒之誠發於一旦百烈可通變異未形一心之畏常  
如臨深而履薄况變異已著之日乎譴告既銷一心之敬猶  
如大賓而大祭况譴告方新之時乎是以召公大臣一則曰  
王其疾敬德二則曰王其德之用雖受命永命爲無愧矣乃  
雨反風禾則盡起豈但出郊而致之詩人之意一則曰遇灾  
而懼二則曰百姓見憂雖六月興師且無歎矣雲漢之變豈  
非撥亂之時乎苟平時怠忽而徒加警於譴告之來則天命  
未保其往也

**策** 人徒見齊七政類上帝大舜之克當天心也豈知昭受  
弗迷之誠而其一念清明者有以格之又徒見雨反風禾盡

起成王之祈天永命也豈緝熙光明之學而其一德清明  
者有以致之清明如武王則天休震動矣穢德若商受則上  
帝弗順矣 國朝之治莫仁祖之時為盛災異之形亦莫仁  
祖之時為多銷變之誠亦莫仁祖之時為蓋今觀慶曆之詔  
有為飛蝗春旱而發者皇祐至和之召有為星變水災而下  
者然其辭皆懇切至到讀之使人感泣其他引咎責躬不可  
勝紀其視桑林之六事自責震漢之側身修行同一意向也  
而當時諸公因事致戒無非讜論為龐公籍之論則言執政  
未能守紀綱為蔡公襄之論則以朝廷之未能修人事韓公  
琦條十事則以節浮費酌茶法為先范公仲淹列四事則以  
察官吏修常平為要或力薦四賢以為救弊之方或乞飭儒



臣以言災異之証至於戒命令之屢遷減賦入之定數凡所指陳上及乘輿下闢廊廟譏訕時政略無避諱其視夫湯旱餘烈鼠竊狗偷之論萬萬不侔也不知今日之事天其已修耶未修耶惟見夫朝廷之上紀綱叢脞百司庶府衆弊因仍時政若此何以格天衆正雖升外邪旁魄庶賢固已並用貪鄙猶未盡除人才若此何以格天百物翔湧田里不能無愁嘆之聲比訊方殷邊防不能無單弱之處內外之治又若此何以格天愚願今日體上天垂戒之意加夙夜修省之誠其於時政也必使大綱小紀煥然一新皆有振起精神之義其於用人才也必當盡輸桑梓無植蕭艾杜奸諛竄伺之隙其於內外之治也必室廬咸莫桑刈麻生常有嬉嬉之樂器械

必脩糗糧必峙邊廩常若寇生之時如此則天變之不弭天  
休之不至愚不信也

**事**

召公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又云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謂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

其積基樹本如此之纏綿也晉愍帝紀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

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得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

命歟唐高宗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

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體符

不于祥于其仁符柳正本朝神宗熙寧中蘇軾上書曰仁宗德

澤在人風俗和乂社稷長遂終必賴之元豐元年王安禮

曰累聖不妄殺所以後世安樂 陳亮上孝宗曰自昔帝王

有天下其國祚之長短係於天命之去留或方盛而遽衰或

既絕而復續幾微之際不容毫釐甚可畏也蓋國於天地必

有與立自其君德之修而天命之集也所以垂千載之紀造

無疆之歷使其後世憑藉而世守者不為不厚矣 陳傅良

上光宗曰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天所以

復命壽皇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

豈不甚可畏哉 徐誼上孝宗云內自朝廷外自郡國若吏

員若兵制若俸給若恩數若經常之用若應乏之需莫不條

目縷析尋繹其源以講增益所自來裁抑其流以遏浸淫之

所止當以其所著而訂其所獨參酌確定然後煥然布於中外自然體統明而人情知所底定經制立而內外有所持循德意不為虛文而仁政達於天下可以續民命而壽國脉生愛戴而起事功矣 今上詔屬時多虞繇朕寡德若涉淵水圖濟全功於明孔陽屢親庶事克禋克祀有報有祈于以弭災而順豐年于以建極而成天慶惟精忱有以孚感則方夏庶乎輯和方將導迎善氣緝熙純嘏與天下元元同其福 廷紳言自古人君撫多艱之運振中微之勢未有不以脩德立政而能安天下之生民者蓋脩德則可以回天意立政則可以起治功天意回則貴華賤夷而胡運有衰亡之漸治功起則內修外攘而王業有興復之圖 廷紳言嘗觀唐馬周

之論以爲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在乎百姓苦樂而本朝蘇軾亦謂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富與貧近歲之爲相者專爲培克聚斂之圖不思財聚民散之義浮鹽作於下而鈔法壞牙契奪於上而經總虧羨餘多而官兵之廩給無支賂遺行而州縣之坐竭不恤民力窮於下軍心怨於上一旦土崩瓦解雖有府庫其如天命之可變何 廷紳言陛下深念根本之所係灼見聚斂之宜非節用省費損上益下使州縣得爲而民力寬將帥善御而軍心固國家由此尊安曆數自此綿遠此祈天永命切實之務 陳傅良云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

之民心秦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王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虛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係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爲天下舉無可慮足以宴然萬葉矣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雖有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

其獻策收結等語段並見前卷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卷之二